

東坡禪喜集六目

記

大悲閣記

廣院經藏記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記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應夢羅漢記



黃州安國寺記

方丈記

南華長老題名記

觀妙堂記

法雲寺禮拜石記

靜常齋記

清風閣記

四菩薩閣記

大悲閣記

東坡禪喜集六目

東坡禪喜集六

記

大悲閣記

陶石簪曰是楞嚴入底公所一段注疏亦是易無思也一段注疏長公勘破此意便爾玩世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如於
聞而能無所聞。始于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
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
可也。而况于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
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所示無身之至。故

樓迂齋曰。看拈
起一種甚麼話
頭。便被他對付
了。觀此文如生
蛇活虎。不惟象
理通徹。亦是佛
書精熟。所謂
信手拈來。物
真者
王聖俞曰。脫去
陳骸。自標形神

頭與身豈又復

王聖俞曰余玄
如黍微案未得
透時翻覆如意

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
八萬四千清淨寶目。王聖俞曰自佛引入人事。其道一爾。昔吾嘗觀于此。
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
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
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
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
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擊
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

樓迂齋曰自起
頭至此宛轉分
明變態百出更
不曾有剽語

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
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
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
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
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又曰自人身復歸于佛彼佛菩薩亦
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
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
疑于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

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
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
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
開合捧執。指彈摩拊。于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
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
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于四方。二十餘年矣。
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
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
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
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
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
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盃水青楊枝。
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
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
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攘。何暇能應。

筆如塑工

一心可貫萬事
二心不能應一事
理自爾心

錢文登曰言
是佛

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

王聖俞曰。叙致
璀璨而玄理自
呈。所謂象教者
也。

又曰。佛教惟寂
至于思議不參
而反借莊嚴色
相以顯其趣。此
記學彼法中語
全似

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于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于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碍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

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施舍。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卽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

李執

按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谷處得此記展誦于風簷之下喜見鬢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要密請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坡公聞之拊掌大笑以為知已

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塵緣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一作客塵

王註俞曰精語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岩谷及草木虎豹諸

如魚飲水冷煖
自知也

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
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
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卽變滅。見我
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
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喻故。復以甜
說蜜。甜蜜更相說。干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
黎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
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
劫罪。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
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
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
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豨畫墁。未有不同者。

譬喻無不切當
明快心口了然

也。夫道之大小。雖至于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豨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于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于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于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于刻雕。及其相忘之至。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于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呼。吾老矣。安得數年。

東坡禪喜六

之暇。托于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
如來意。庶幾于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
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
藏者。獨榜其所屋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
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
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于
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
始作之。幾于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

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
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以一言記之
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于從政。而恬
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
道病。卒于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
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
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
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記

此論施捨真中
不捨人心事求
捨人病根至當
至快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隣人。從其求乞。一爪

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死。出輪迴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况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卽自求名。譬如隣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况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爲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

施何異坑窞。而人自然有喜。有愠。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何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賀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况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况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

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于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畱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寶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是箇能受施者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
栢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
蛇白壁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
日星。海波不搖颺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
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
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

清泠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
吏方持其議。言強力辯口。慨然論可決狀甚明。
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
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
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官。
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公子飛使
吾創精舍于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
十有三級。高伯二十尺。旣成而趙公叔平請諸

是箇能幹辦者

其意全不為言
而發

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
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
相潞公以下。皆吾檀越也。余于是益知言真有
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於汝。過宋而言適
在焉。曰像已成。請為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為
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
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
不為一言。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余將往岐亭宿于圍
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
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
為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
歸。院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
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

黃州安國寺記

非祖戒後身身
得時有感應乃
爾

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
得辭。寺立于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
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
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
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
團練副使員外置眉山蘇軾記。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

子萬壽。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
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
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
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
之中。一念正真。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
九仞之後。毫厘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

吾根顛倒良知
偽學皆不能歸

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曰。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

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卽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

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爲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沈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灰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旣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况乎妙事。了無可觀。旣無

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以一味誣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與。蕭然。是非行住坐卧。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觀之不無。倏

一作之
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曰。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泥巢頂。霑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

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

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着。無證無脩。卽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爲真聞。亦不可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見之域。而不足以髣髴。况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旣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我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于山。水流于淵。山與淵。且不得有。

自以爲浮屠語
然寔是漆園一
派文章耳

一篇主意在此
得力亦在此
李卓吾曰此後
欠婉轉正在此
處着力乃妙

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與。天地之相磨。虛空與
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
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
汝記之。不亦大惑與。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
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耶。則雖汝
之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
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于蒼茫之間。彷徨乎山
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窓。

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
乎。力生于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于所
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
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
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
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

此記事語俱奇
至後既板誓小
谷遂引之為禪
門佳話而舊集
禪喜者不錄之
不可解
李卓吾曰趣

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成於烏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

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况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

主聖俞曰長云
愛道子畫為障
而對惟簡語甚
奇

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斲。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

李卓吾曰妙

罵極矣。宜貪夫。俗子猶燒琴煮。霍耶。

語更有深解。非。僅謂守畫板耳。

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災此老。一也。又曰。趣。全其子孫難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大悲閣記

此發明有爲之
法亦甚辨而舊
本不錄當回成
都一記其名同
而誤刪之耳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秣稻以爲酒。麴蘖以
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
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
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
未嘗遺數也。能者卽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
得其畧。其出一也。有能而不能而精粗見焉。人
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
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畧其分齊。捨其度數。以

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嘔
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
律曆。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
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
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
學。學其不可載於書而傳於口者。子夏曰。日知
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
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

未免宋人習氣
在

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爲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

據此等解。以自誤。人儒釋皆然。不知者且謂此上乘解人。即彼亦自高。爲標目。謂難與俗人言也。却被坡公一口喝破。

飽食而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歿。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取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於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余嘗以斯言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佛。

者。故爲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東坡禪喜集七目

序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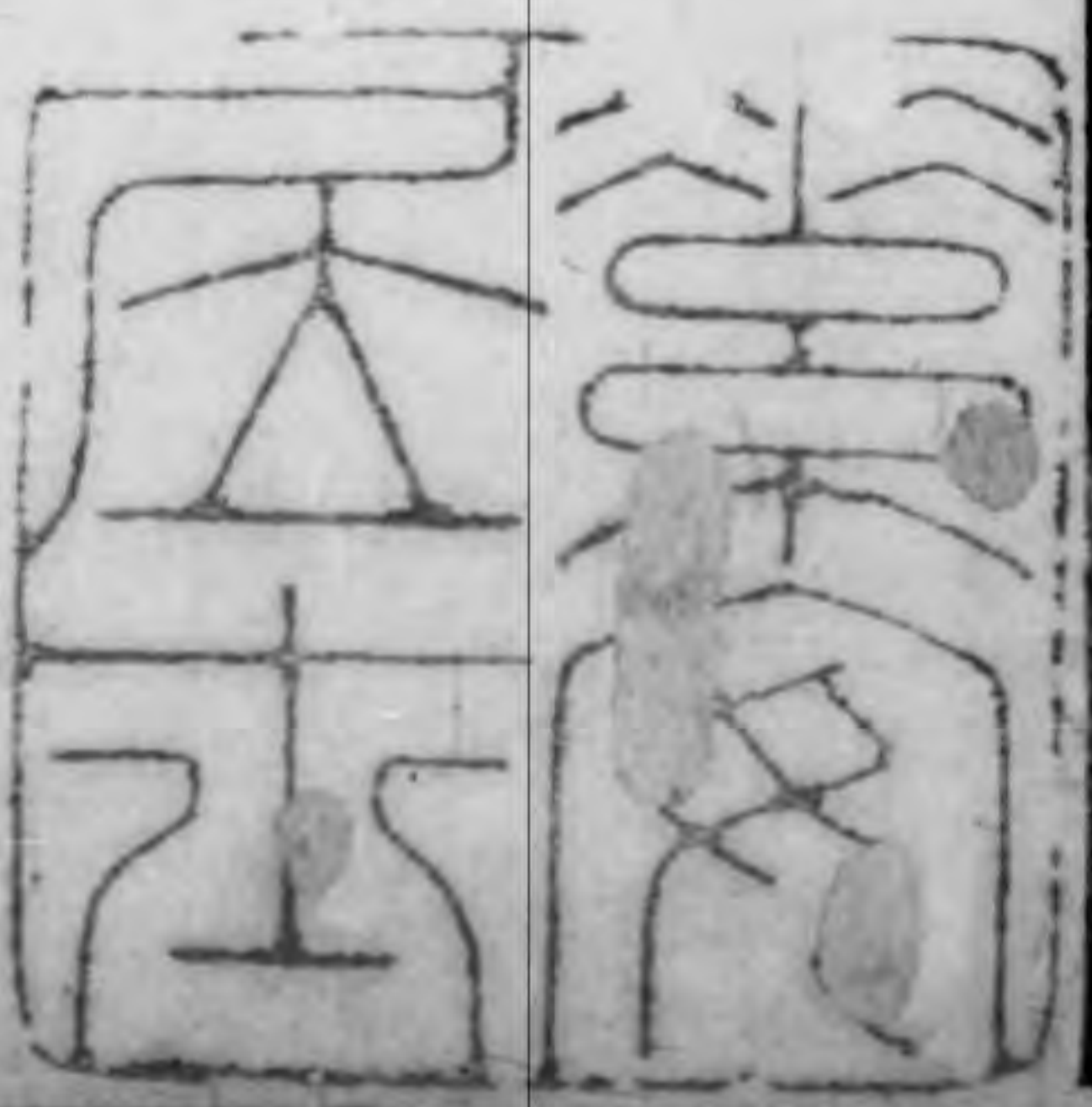
東坡禪喜集七目

東坡禪喜集七

序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叙

天以一空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



陶石簞曰一六誠明定慧諸解都不從人間求至得道淺深之候一語真醒諦也長公造語近諧却有至理李卓吾曰好

妙手快筆聽其
轉翻不必入理
不入理也

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焉知
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
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通。
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
○至○理速于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
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
奇語。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
老師宿儒皆愛敬之。秦少游。楞嚴觀世音語。

似此僧書與詩
皆佳而於道猶
王聖俞曰更深

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
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為蘧廬。而况書詩與
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
偃僂承蜩。苟可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
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
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聰得
道淺深之候。

王聖俞曰坡公倅杭州時曾令聰和參寥子詩後聰挾琴游梁
日登中貴門久之遂還偕為御前使臣則聰之得道淺即深耶

東坡禪喜集八月
傳
僧圓澤傳

東坡禪喜集八目

東坡禪喜集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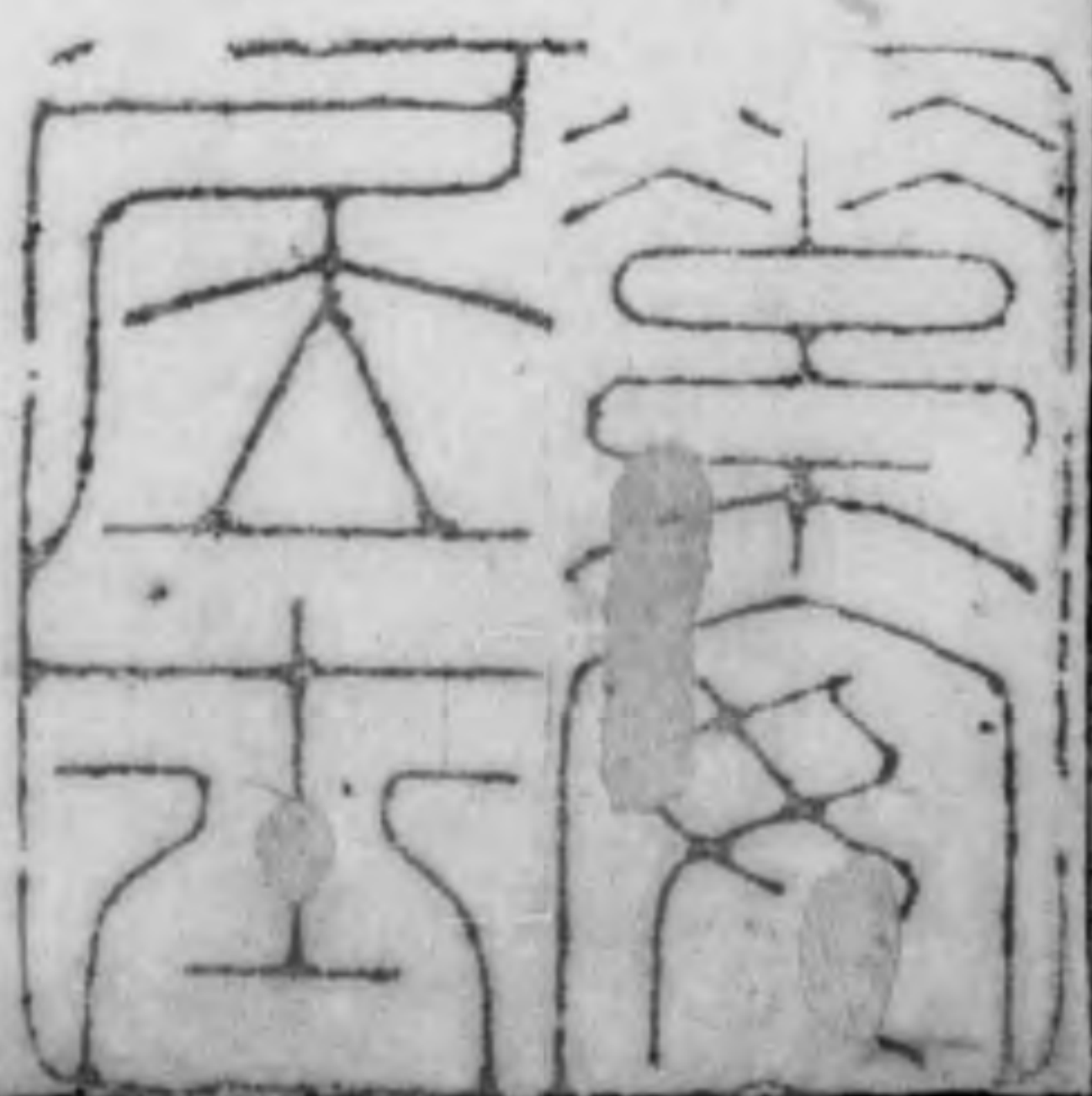
傳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都。愷以居守。歿之。子源。少時以賢游。子豪侈。善歌。聞于時。及愷歿。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

東坡禪喜八

李直吾曰事奇



一不可一嘿然
各見其品其識

多此一泣未免
粘帶在

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旣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

多此一悲未免
粘帶在

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旣有治命矣。後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荅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

多此一慙未免
粘帶在

多此一恐未晚
粘帶在

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
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
遍。却回煙棹上瞿唐。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
德裕奏源忠臣子。薦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歿
寺中。年八十。

東坡禪喜集九目

文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祭龍井辯才文

捨銅龜子文

東坡禪喜集九目

東坡禪喜集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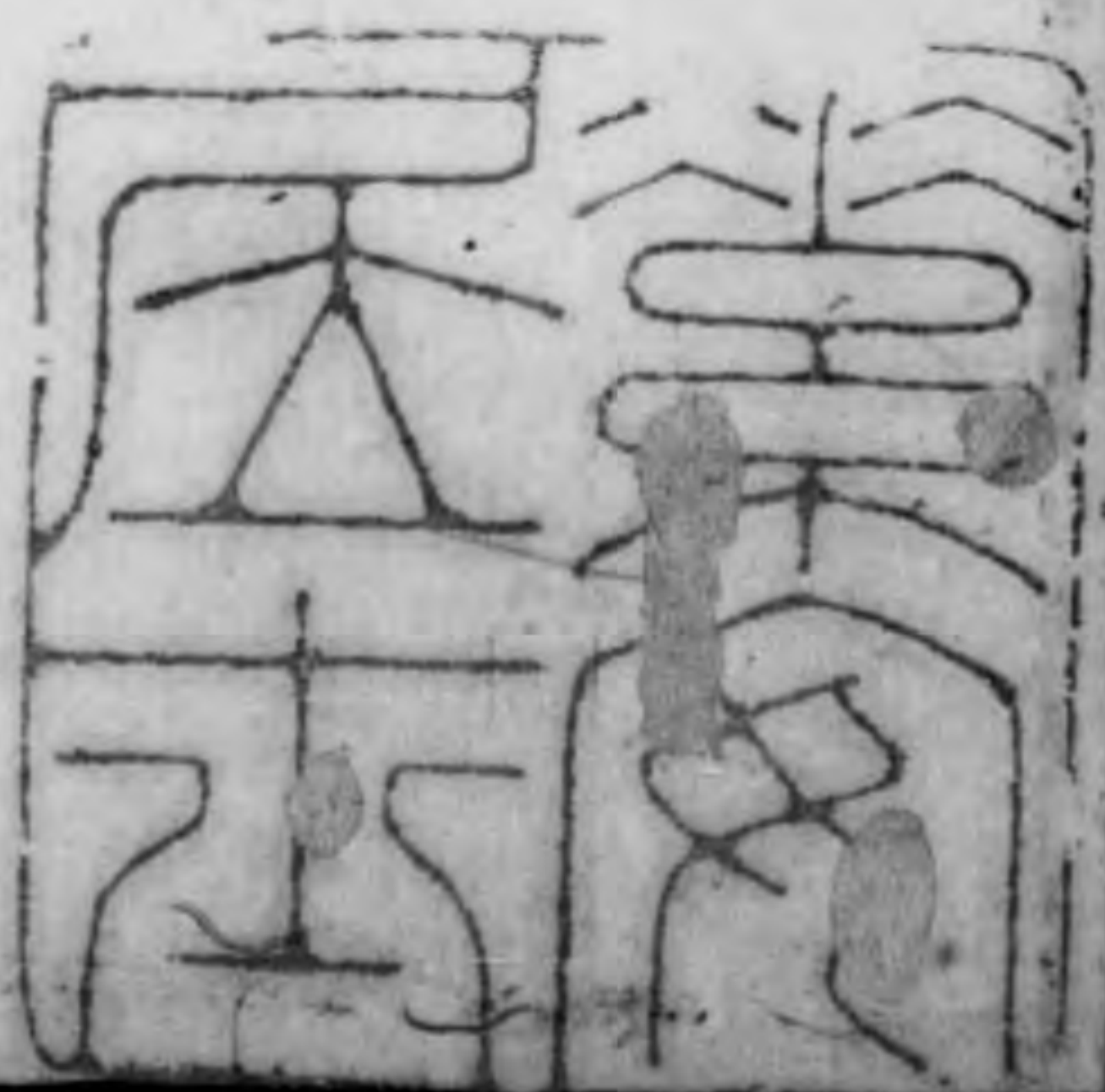
文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跌坐而化。嵩既茶毘。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塋。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

先引二証佐文
六奇

王聖俞曰不言
五者渾雅



又曰引事本起
下南華改棺事
故須著此數語
誣詠

又曰改棺句是
主意

具眼

好調停法

至人反是。余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
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
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
矣。過南華。吊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
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塋之別墓。既
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
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
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爲何物。棄之尸陀林。以詞

鳥。鳥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
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
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與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
十九日。王聖俞曰。禪家言體不化。面如生者甚多。恐亦有所附會。且至
于死。則氣流歸盡。是區區者。曾何足言。惟得東坡。久差可死耳。

祭龍井辯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相攻。
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
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

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鍾。如一月水。如萬
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
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
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歎歎。
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吊井龍。我去抗時。白叟
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
噫。參寥子。往莫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胸。

捨銅龜子文

李卓吾曰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
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
之。故人王願爲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
塋。得之以遺余。余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
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
壞。資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
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寸水烟波

東坡禪喜集十目

疏

清淨慈法誦禪師入都疏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東坡禪喜集十目

東坡禪喜集十

疏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

京師禪學之盛。發于本秀二公。本旣還山。秀復入寂。駙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適在錢塘。實爲敦勸。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法涌童子畫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涉二門。雖吾先師不異是說。質

世界如此等人
多矣安得人人
訶之以為快

之孔孟。蓋有成言。不為穿窬。仁義不可勝用。博
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我願法涌廣大慈悲。印
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峙。訶未證謂證之人。本
自不然。伏惟珍重。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眾生各自開堂。
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
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
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椎。
渡口船回。依舊空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鍾鼓。
之音。

佳句

